



边看边聊

从前做学生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兼职。文科生的选择不多，但真的想要卖字赚钱，也并非毫无途径，有一项工作，一般我们都可以做，就是写说明书。产品说明书的应用性很强，倒也不重视文采。所谓的文案策划，配合图片，只能说是一项基本的介绍。懂行的人，根本不看说明书。不懂行的人，看了说明书也不见得能懂得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产品说明书有了极大的宽容度，因为我知道它养活了很多我这样的人。随着线上推广的兴起，传统的说明书变得越来越薄，即使是智能家电，说明书通常也只是一张纸。电商有完全的准备，知道客户用来不商品，自会上网找客服咨询。他们准备了许多视频，来自各大门户网站。那些视频就是说明书的变体，还比说明书直观。从组装到使用再到常见故障，每个流程都会拍到。如果还是无法使用，客服就会让你录一段视频，传给他们看。于是，我买到煮出夹生饭的电饭锅、不喷气的蒸汽拖把，都因为上传故障视频得到了换货服务。当然它们也附有说明书，简短得好像内向的人勉为其难作的自我介绍——“我是电饭锅，我能做饭”。仅此而已。

说明书的没落与视频评测的兴起，对不能上网的人来说是十分不友好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电视购物。一般会选择电视购物的人，都是上网并不娴熟的中老年人。他们

相信电视台，也相信眼见为实的使用方式，但买下来容易，要证明故障就需要上网，这对他们而言非常麻烦。电视购物是我们童年记忆中十分神奇的存在，产品的表演远比现在电视购物台戏剧化。手机手表

说明书

张怡微

都要经历各种重摔重锤的质量测验。比方有一种喷雾，喷上了衣服，就可以防雨。不仅防雨，还能防火。看购物台，就好像在看魔术。留学的时候，因为孤单，我也曾经是电视购物的消费者。毕业时找出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清洁产品。它们就跟超市卖的东西没什么差别，没什么奇效。但是开着电视，就能感受到人气。有人跟你说话，为你日常生活的需求和麻烦着想。回放时还能看看使用说明，真人演示，如果是厨房器具，还能顺便学习菜谱。

疫情期间，就连图书行业也开始了直播时代。那是关于“图书”的视频说明书。我最早看的一场直播，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一书。英方主编、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John P.C. Moffett)视频连线，与中方主编陈正宏教授对谈。实现直播的平台就在淘宝网。总的来看，那就是一个学术讲座。借由电商直播的形式，实现一个关于书籍诞生

的文学研讨会，没有任何商业色彩，形式却很新鲜。书不是消费刚需，从前承担书籍“说明书”功能的，是书籍的序言。后来为防流通中的损坏，新书覆膜，不买书，序是看不到的。于是说明书的职能就推给了腰封。再后来，腰封被爱书人嫌弃，书籍“说明书”就给了线下分享会。疫情阻断了线下分享，线上直播卖书已不鲜见，逼得原本在幕后工作的编辑、营销都来到了荧屏前继续工作，他们成为了自己产品的“说明书”。最近我想买一套童书送朋友，我没有孩子，也不了解童书，就点开了他们的直播回放。没想到剪辑得非常好，它可以按需调取书籍介绍，有时候还能看到编辑自己的孩子在一旁入镜，“爸爸这个直播什么时候结束啊？”有些书需要说明，有些书一时半会根本没说法说得明白，有些书不适合用来说，它就适合看，看完之后也未必有话想说。

当作者的时候我就常有这样的迷惘。我常常会成为自己作品的说明书。当我是一张说明书的时候，我想说的话和如今电饭煲的说明书是差不多的，“这本书叫某某，写的就是某某”。仅此而已。有时我回忆当年通过电视购物，买下一生也用不完的厨卫清洁用品的自己，想到现下寂寞的听众，他们的需求，可能并不只是那个产品，而是有人在那说着话，听着不烦，还挺温馨。如果时光倒流，还有机会给耳机音响家用电器写说明书的话，也许我会写得更有意思。因为很快，说明书就没有读者了。

和台静农先生同一年获得文化奖的是一位日本汉学家宇野精一先生，这是我对宇野先生最早的印象。先生曾任教于日本最高学府，人称“东大”的东京大学。他精研周礼、儒家孔孟思想，也曾为日本明仁天皇讲学。他的父亲哲人先生是儒学家，与内藤虎次郎、盐谷温等是同一代人。

从2000年起我曾积极为所藏俞平伯诗卷，向当代学人求题文跋，因此写了一封信寄去东大，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音，以为石沉大海。突然有一天收到回信，原来宇野先生自东大退休后没有再回学校，后适逢他的学生到他家去，方得拆阅，所以匆匆回信给我，说请我见谅，客气极了。尔后，我们便常通信，每一信寄去东京初台，先生必定回信，或钢笔或毛笔，语意平和可亲，真儒学大家。在先生94岁那年题赠我他米寿之年所摄半身照片一张，并盖上我为他刻的“水心”一印，其后又赐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和“无邪堂”堂号书法给我。当我一再涵乞先

生赐题俞老诗卷时，先生终为书“直书胸臆”。有一次我影印寄给夏志清先生看，夏先生说：“九十五翁宇野先生‘直书胸臆’四字写得实在好。”

直到2005年5月下旬，我约了研究敦煌学的年轻学者杨明璋同去东京探望宇野先生和池田温先生。28日早上先与池田先生会于山野车站，池田先生是仓石武四郎的高足，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请我们吃午饭，席间取出了一本中华书局印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给我，后来还陪我们游上野公园，在临别前特别交代要代他问候他的老师宇野先生。

下了电车，找了一会，见到一幢日式房子，趋近，果然是先生家。按了门铃，应门的是宇野先生的孙女，她引我们入内，而先生早已安坐客厅，见先生一头银发，面容光洁，古人说“童颜鹤发”，真的看不出先生已96岁高龄。因我们不谙日语，坐定，遂与先生笔谈，除自我介绍，还谈了一些文学琐事。最后先生写下“眼中之人我老矣！”

叶国威

眼中之人我老矣

岳母出生于1920年，到今年满一百岁。头脑依然清醒，记性不错，但身体是“去年比今年好，前年比去年更好”，状况频频，摔倒多次，进出于医院；心情越来越坏，九十岁前多宽容、明达，如今老和照顾她的次女闹别扭，“死又死不掉”成了气头上的口头禅。偶有心情平静的时候，爱说旧事，可追溯到小时同巷的二婆，除夕给她一只刚刚炸出来的煎堆，“满手是油”。

今天，与她同住的妹妹来电报告她老妈的最新评论：疫情中，大家躲在家中，出不了门，都为“没事做”而感到无聊，惟独大女婿不闷，因为天天“写东西”。老人家指的是区区。我这不快婿，并不“乘龙”，她予以谅解；她不知道我写什么，但晓得数十年来我除了出外谋生，在家码字是从未改变的习惯。她没做错，有东西可写，日子便充实有趣，不管有没有疫情。我退休前把双休日定在非周末，图的就是家里无人打扰，关在书房一心和键盘过不去。好在 she 没问我有没有“写出名堂”。若问，只好以“只为过瘾”搪塞。

岳母大人承认，她如

今面临两大难题：病和闷。到这把年纪，生病成主业。由不得人，来了就延医服药；但闷是自找的。她脾气温和，喜欢交际。96岁前，每天拄杖下楼，约了三五

百岁老人说“闲”

刘荒田

比她年轻一二十岁的邻居出门散步，东家长西家短地谈半天。后来摔伤，须用步行器和轮椅，这嗜好不得不戒掉。好在耳朵好用，给情谊维持了一个甲子以上的亲友打电话，远至国内、近至加拿大同城，一谈几个小时。但近年来，能对话的不是“蒙主宠召”就是耳朵成了假摆设，改为和女儿、孙女儿们谈，后辈受不了她的唠叨，把手机放在身边，一边干家务一边偶尔应一句，表示“在听”。她不理会，只要“把话倒出来”。

由“闲”而生事，在退休群体是普遍的。与他们相反，对忙人，“闲”的吸引

力多大。前半生孜孜汲汲于求学、养家、事业，闲，须偷，须挤，须买。及至老来，如果得享天年，作为对劳碌的前半生的补偿，老天爷赐予闲。然而，不知怎么一来，“闲”从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

据我观察，老人和闲周旋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享受。去掉闹钟、时间表、记事簿，从“此身非吾有”跳出，居家，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旅游，“风光佳处便停车”。时间操诸在我，何等写意。这一阶段可长可短，端看心境。人们天真地以为这就是晚年的常态，殊不知仅类似婚姻的蜜月，自由自在是和从前的“忙”比出来的。待到退休前渴望做的事一一完成或有了了结，便进入第二阶段——无聊。老人们惊讶地发现，除非学会“真空”。从醒来到入睡，中间的时间，如果侥幸免于跑医院，抓药，那么，得做点什么，哪怕是无事忙。并非“捡进篮子就是

菜”，一点也不喜欢钓鱼，却跟着“铁粉”在水边一坐就是大半天，吃够西北风，是活受罪。要“填”进爱干的事，等而下之，也是不会把日脚拉长的有趣活动。好在，已没有必要问“干了有没有成效”。无用之用，只为满足自我需求。第三阶段——习惯。因概莫能外的“退化性”，行动和语言能力日逐衰减，人生“有聊”也好，无聊也好，都渐渐抵达尘埃落定之境。认命，沉静地，麻木地面对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我可爱的岳母正缓缓进入“第三”阶段。

这么说来，过了退休之年而不退的群体中，那些经济充裕，钱纯属次要乃至繁赘的“笨蛋”，其实是聪明人，因为来不及培养嗜好，“上班”依然是唯

一的寄托，以此规避赋闲以后迟早出现的无聊。问题是：能不能干到两脚一蹬的最后一天。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分赠我们。由于远来不易，我们在客厅合照后，希望到前园合影，宇野先生请我们先去，一会儿，见先生扶着走廊墙壁慢慢而来，先生说 he 身体尚可，唯两腿早已力气不足，走路得撑扶，且不能久立。我和明璋知道后，心中一则愧疚，一则对先生从善如流，对晚生之不弃而感动不已。后两年先生归道山，享年98岁。

至于池田先生，最后一次拜访他是在2016年7月，那时先生已患严重的老人失智，不辨人事。然在2014年我游箱根回东京，曾与先生相见，他那时耳聪目明，我们聊到仓石先生，他便拿了仓石先生的著作和翻译给我看。我则将《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带来，请先生补上签名以作纪念。

而那天第一次看到池田夫人，她曾是幼儿园教师，爱好和歌和折纸。在2012年收到一张池田先生的贺年卡，卡片上贴有一红一蓝的折纸和服及三朵粉红色的樱花，左下角盖有“童子”，就是童子师母亲所做。她是仓石武四郎先生的四女儿，生于1932年。因仓石先生是汉学家，常研读中国古籍，故他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命名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照当时研读什么书，就取作者的名字或字中的一字为子女命名。池田师母名童子，是因仓石先生正在读胡培肇《仪礼正义》之故。

既到东京，书店街“神保町”不可不去，我在山本书店驻足最久，惊喜最多，一本盐谷温签名的《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点》完好如新，这是为庆祝盐谷温八十岁生日，由仓石武四郎、竹田生主编。还有《雷峰塔》《二都诗话》，是吉川幸次郎的著作，他就是《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常被提及的“宛亭”，比仓石先生少7岁，同期稍后到北留留学，他们兴趣相投，故在北京时过从甚密，一同访书、一同会友、一同拜访鲁迅。书中上款题“田中谦二”，是中国戏曲研究专家，1939年入汉学研究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随吉川先生专研元曲。下款“善之”，为吉川先生的字，记得叶嘉莹先生对吉川先生诗词是非常敬佩的。

群鸭戏水陡坡塘

(剪纸)

奚小琴作



夜光杯

养育

世界冠军

常昊小时候也爱哭，尤其在输了棋后，不管不顾放声大哭。当时他的老师还说要把他的眼泪盛进碗里，装满冰箱……

这一课的效果是显著的，从此以后，木木哭得更理直气壮了。

之前他输了以后才哭，到后来没走几步就哭，再后来，还没开始下棋，泪意已经深藏在眼底，露出细腻的哀感。

很多孩子怕输，在对局中恐惧。往往不是因为某一手棋，而是源自脑海里对之后发生的联想：把接下来棋盘上和棋盘外将经历的一切，好像电影一样从头到尾预演一遍后，内心被切切实实击中。事实上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

故老师云：敏感多苦楚，大条少伤害。

这天，安排木木和小胖对局，眼泪又如约而至。不一会，小胖就来找我了：

围棋班里的小泪包

天元宝

“老师，木木一直在哭。”我叹了口气，老师也无力为力，围棋规则里没有任何一条说禁止哭泣。

我一边安抚小胖继续比赛，一边过去帮木木抹眼泪。一包餐巾纸用完，眼泪没抹完，我只好收回手，等他自己慢慢哭完。

我转过头，看了会儿棋，盘上呈现出惊诧的一幕：

木木哭得梨花带雨，手下却步步沉稳，时不时有好手，翩若惊鸿；反观小胖，大概觉得对手情绪已经崩溃，整个人松弛了下来，缓着连连，局势已非。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原来赛场里的每一个泪包，都是孙子兵法

的实践者啊。我们下棋前，通常会礼貌

两句：“向高手学习一盘，请多指教。”

听到这样的客套话，虽不是心有戚戚，多少会有点得意。

细想来，也是种主动示弱，麻痹对手。

木木的哭停止了，脸上恢

复了精气神，小胖也

意识到棋局的不乐观，两个孩子开始了新一轮的你争我夺。我的思绪飘飘荡荡，回到了少年时代：

有次比赛里，我的对手是个漂亮小姑娘。

两人在右上角走出了小目常见定式。

对面的小姑娘突然说：“大哥哥，老师教这个定式的时候是摆在左下角的，换个地方我就记不得了。能不能把棋盘旋转一下？”

我窃笑碰到了只菜鸟，大度同意了。

一个小时后我示意认输，对面姑娘狡黠的笑和木木悲戚的哭，模糊在了一起。

七夕会